

大暑

大暑时节阴气渐盛，暑气渐消，天气转凉。

大暑,夏日的引线

（江苏）马洪涛

一个大字,犹如引线

引爆整个夏季

红色水银,一飞冲天

华丽卫冕

玉蜀黍拨弄着纓穗

疯狂拔节,欲与亭亭炊烟比高

知了躁动,乱弹一曲琵琶

时断时续,不知疲倦

那一池睡莲,从容

掏出一盏盏火焰,燃烧着漫天的云霞

萤火虫提着灯笼

等候赶往华清宫的马蹄声声

馋一口妃子笑

此时,母亲的汗珠一滴滴滚落下来

砸在了正在攀爬的黄瓜藤上

我看见夏天的脊背狠狠地

弯曲了一下

吃瓜记

（山东）管淑平



农村人对于西瓜是否成熟、水分是否充足,有着一套独有的依据。那种个头硕大、饱满、外表碧绿有光泽的西瓜,经过

农人的手指轻轻敲打,倘若发出“邦邦梆”的声音,就可以大致推测是好瓜一枚了。

刚采摘回来的西瓜,我们并没有着急地送入嘴巴,而是把它放入老屋旁的一口水井里浸泡。我们先将西瓜放在一个锡白的铁桶里,用麻绳紧紧地捆绑住铁桶的柄柄,然后把装有西瓜的铁桶小心翼翼地放入井中。等到月色星光烂漫时,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木桌吃晚饭,大人们就会把西瓜从井水里捞出来放一会儿。饭后,就是我们享受西瓜的最佳时间,一向心疼我的奶奶,这时早已把西瓜切开,然后笑呵呵地朝着我递来。

我开心地接过西瓜,一大块一大块新鲜的诱人的红色的西瓜勾引着我的味蕾。黏腻的西瓜汁水,流进我的手心,冰冰凉凉的。空气里,飘散着甜甜的西瓜香,于是,再次如“饿狼”一般,大口大口地吃着。嘴角是甜甜的西瓜汁水,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那西瓜,是凉悠悠的,并不亚于冰箱里的冰镇西瓜,但却比冰镇西瓜要好吃得多,一是凉意并不刺骨,其次,汁水充足,很是解渴。吃着香甜的西瓜,暑热与烦恼,顿时统统消失不见。

甜甜的瓜瓤甜美了我们的味蕾,而对于剩下的瓜皮,我们也不会立即就随手扔掉。我们先是打来一盆水,将西瓜皮丢进水里,我们用这水洗脚,脚底的火热感也顿时隐匿。后来,我学了中医,才知道原来西瓜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西瓜,性凉,归心、胃、膀胱经,具有清心除烦、健脾利尿之功。而对于西瓜最外边的薄薄的一层外皮,在中医里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西瓜翠衣,也同样能够清解暑热。在王孟英的《湿热经纬》一书就有一名方“清暑益气汤”,其中就有西瓜翠衣的参与。

小扇轻轻摇,悠悠夏日长。如今,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西瓜也很容易买到,不再是曾经那般的不易得。然而,我们在漫长的生活的磨合中,更加懂得苦难岁月的经历才是弥足珍贵的。

印象夏津

yinxiangxiajin



于志高 摄

傍晚,我忽然想起,那菜场里暖气四溢的小馄饨摊。

从前读初中时,放学后饿了,我总要背着大书包绕远路从菜场回家,只是为了吃上一碗小馄饨。小摊上的馄饨皮薄肉多。馄饨汤里不放味精,只漂浮着不多的油和一小把翠绿的葱花,依旧鲜、香。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每次见我狼吞虎咽,都笑眯眯地叮嘱我一句:“慢点吃,当心烫”,吴依软语和馄饨皮一样柔软。每次一碗馄饨下肚,身子和心都是暖的。

我一度迷恋这温暖的感觉。渐渐地放学时间变晚,每每都急于回家,就再也没有去过小馄饨摊。

多年后的傍晚,偶然又忆起,我决定再去一趟。没想到的是,菜市场竟已人去楼空,方格

白砖铺的地板上还残留有蔬果鱼虾气味。在门口闲聊的老大爷招呼我:丫头,找菜场呢?十几天前搬到青莲路上去了。

我失望地转身就走,嘴里翻来覆去咀嚼着路名,发现这路并不远。那就出去找吧。

天色渐晚,菜市场安然立于道路尽头,白色的灯光溢出来流到马路上,和晚风一样有几分凉意。许久没去馄饨摊,我只依稀记得那小小的木桌,暖黄色的吊灯与白色的碗。我凭着记忆搜寻。

角落里一个摊位上一排木椅木桌,桌上上一瓶乌木筷子、一瓶辣酱、一壶醋,俨然一个馄饨摊的样子,干净简单,灯光依旧是温馨的暖黄色。我向收银台走去,点一晚鲜肉馄饨,台前却是一张年轻的陌生面孔向我微笑。

原来并不是么?失望感情悄探出头来。

小小的温暖

（江苏）张馨月

善良的人都值得温柔以待

（广西）黎坚

旁人的冷漠,他的热情显得过了头。

他是个奇怪的人,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格外地留意起他来。

他个子不高,看上去二十郎当岁,板正的脸型透着几分严肃,鼻梁上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更多了几分憨气。他每天做着保安的“分外之事”,丝毫不顾忌整脚的普通话可能会引人发笑,也不介意别人投来的各种复杂的目光。

我对他并无恶意,但确实有些不那么厚道的想法。我想,他或许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爱刷存在感的人”。

可是不久之后,因为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一天,我接到晚辅结束的女儿时天色已晚,回家的路上恰逢暴雨,只那么十来分钟,低洼的路面便已积起了10厘米深的雨水。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匆匆往家赶,靠近小区门口时却发现与

往常不一样。由于下暴雨的缘故,人们进出的速度有些缓慢,我排在队伍后面正纳闷着今天怎么不走左侧的小门了,这时,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大家慢点走,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抬眼望去,只见那个保安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雨衣站在一个破井盖旁指挥人们进出,虽然他戴着雨帽,但却难挡暴雨的捶打,指挥交通的同时他还时不时用手揩一把脸上的雨水,他脚下的鞋也完全浸泡在了冰冷的暗黄色的脏水里。

原来,是左侧小门边上的井盖破了。由于后门地势低洼,路面的雨水不停地往小区里倒流,放在破井盖旁边的警示牌经不住雨水猛烈地冲刷歪斜地倒在了地上。汹涌的雨水像是遭受猎人扑杀的猛兽,惊慌失措地从井盖的破口处直往下水道里灌,水流几乎要把井口淹没了。此刻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眼神不好的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井坑里,但此

刻有他站在那里,我们便安全了。

女儿说:“妈妈,保安叔叔工作很认真,也很辛苦。”

“是的,他是个好保安。”我由衷地笑了笑说,心里似有一股暖流经过。

当时的我特别想对他说声“谢谢”,或者是送他一个赞许的微笑,可惜那时的他是真的有点忙。

我想,或许是见惯了人情冷漠,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戒备与提防,又或许是冷漠得太久,而忘记了当初的热情。我不由得为自己当初对他肤浅的看法感到羞愧。

往后的日子里,我依然常常听到他那整脚的普通话,依然常常看到他指挥交通忙碌的样子。不同的是,当我从他身边经过时,偶尔的目光相接,我会向他报以善意的微笑,虽然不知道我的微笑能不能给他带来小小的鼓励,但我想善良的人都值得温柔以待。